珂雪詞前集

珂雪齋近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梟隱袁中道著

書牘

報伯修兄

弟出都凡三月始抵吳門蔣蘭居相邀晤於西湖至潘雪松小桃園同住半月所謂傖者甚謬蓋靈鬼也鬼因弟至頗進熟相唱弟深厭之何物老魅妄稱上僊可恨然世間事定須親見一

回不然終不了然弟回家于門外遇小兒子都不相識相向而揖可發大笑比入村中荷葉山老樹枝幹皆禿嚶鳴館已將頹苔錢滿地不知吾兄弟何日復遂夜牀聽雨之樂也中郎官聲甚美吳中皆云數百年無此令而以病瘧未出者累月弟嘗謂中郎明膽具足實有用世之具而天性慵嬾置之山水間則快而寘之朝市中則神情愀然不樂邇來之病弟前在吳時已略知之不待今日也韓昌黎有言逆而行之必發

顚狂不若棄去觧一閒散爲𠦑身與官孰親巳與大人商之大人亦以爲然弟今年廿七歲矣功名抑塞不酬下帷徒勞頗有一發不中則息機之意聊借尊罍以耗壯心而遣盛年豈能同古人之韜精沉飲者哉弟嘗爲天下止有三等人其一等爲聖賢其二等爲豪傑其三等則庸人也聖賢者何中行是也當夫子之時已難其人矣不得已而思狂狷狂狷者豪傑之別名也鄉黨之間不知庸人凡幾夫子未嘗以傳道望

之而獨不能忘情于禽張曾皙木皮輩夫子之眼目豈同于世之碌碌者哉居今之時而直以聖賢之三尺律人則天下豈有完人反令一種鄉愿竊中行之似以欺世而盜名而豪傑之卓然者人不賞其高才奇氣而反摘其微疵小瑕以擠之庸俗人之下此古今所浩嘆也即如古今相天下者無毀無譽小心謹慎保持祿位庇蔭子孫此皆庸人作用若豪傑者挺然任天下事而一身之利害有所不問即手稜氣燄未能

渾融而要之不失爲豪傑如張江陵猶是豪傑手段未可輕也若弟輩者上之不敢自附于聖賢而下之必不俯同於庸人馬肆駭龍鷄羣鳬鳳世眼自應爾而豈所望於具隻眼者哉此番如不得意即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儘可逍遙度日不然一瓢一笠流浪江湖不大落莫也龔外祖祭文已成送奠軸去矣追思同遊石洲舞拳光景豈可復得哉五月内大水幾決江隄近日又復崩數十丈不三五十年無公安矣兄前議

欲遷澧州其實澧州城極狹覓一可居之宅亦甚難鼎州又太遠以意度之不若於長安村祖屋基上治宅兄弟櫛比而居此間樹如鄧林田同好時塘中既富菱芡湖上復饒魚蝦族中尚有兩三忘機之老可以晤言他年功成歸來即同摩結輞川淵明栗里矣何必他求說者止虞偷兒耳然如兄一官淸貧之甚寧有積蓄至如弟輩者雖以十二幅長柬請之來亦不來也此議既定便可令人種樹栽竹度兄宦遊尚可十

岳十年後竹樹已蓊鬱矣此間卓湖風景最佳水中之洲若再加數丈以石悍之作一圓蕉其上以此積雪千頃供養心脾最快今已作一疏令一僧募石兄有俸寄數金以助成可也人便偶爾喃喃不一

寄李龍湖

中道楚腐儒也長嘗箋疏無復遠志爾守一室空懷汗漫先生今之李耳相去非遙而自遠函丈深爲可愧秋初有丈夫紫髯如戟鼓棹飛濤

而訪先生湖上者此郎袁生也不揣愚昧敢以姓名逼之先生

答梅開府衡湘

龐居士有言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古人種種方便皆殺機也或於經教上殺或於無義語上殺或於人情事變上殺殺得不留遺種方是安居消息今安然豢賊於家以賊爲子何時寧謐也只如向來明白處俱是賊不可自認承下問借效一得亦郎中臘月扇耶

答陶石簣

伯修不意一旦至此生死生人之常但恨死得太蚤資糧恐未全辦耳伯修於叅學信解已久即不能如楊大年張無盡之徹底乾淨其於爲白樂天李漢老之流有餘矣兼之數年以來用力修行或不至㦒落然亦大可怖也自初喪以來家中寂寞之景殆不忍言身後僅有一遺腹七月而字復不育血胤從此遂絕三孀號哭腸爲之斷作官十五年尚有千金之債歸去又無

一宅可居嗟乎此千金之負生時既不能還豈總一筆勾銷耶言及至此人生果何利于官而必爲之乎其爲不幸中之幸則以生時用佛法薰習家人三孀皆學道又兄弟中子息皆艱難弟亦僅有一子今年十二歲矣從嫂氏之命立以爲後亦忠厚慈仁或可恃以養老彼逝者脫然而去矣後死者之苦殆未可言也念愚兄弟數年以來彼此慈愛異常深重如左右手不能相離自入都門兩日不見則忽忽若有所失一

時相聚載歡載笑中郎仕進之念漸已灰冷弟亦惟以去年了場屋事還山伯修作事期于爰當姑欲留此一年斟酌情境乃可言去其算記南還亦未常出今年之外方欲共結白蓮之社共享清淨之樂不意命與願違倏忽即去哀哉痛哉自聞訃以後忽忽如痴惟覺腸中有如針劄昔迦葉阿難結集首唱如是我聞皆云昨日見佛今日已云我聞莫不隕淚痛哭彼斷結聲聞猶不能忘情于去來況我輩乎料理後事悉

黄慎軒居士盡心盡力可無遺憾若非此公則其苦亦有不忍言者矣生死之際甚不易言不知近日居士何作工夫果于經論上叅耶抑于公案上叅耶果泛泛叅耶抑專提一句話頭耶當提話頭之時果能發起根本疑情如一人與萬人敵否耶果能不爲昏沉妄想之所奪耶果能廢寢忘餐兀兀如死人相似否耶如大慧所云啐的折爆的斷已到耶未到耶古人所云大死之後大活者果如何而謂之大死耶如何而

謂之大活耶二六時中旣不參禪此一種妄想業識如何打發耶若縱之則撥無因果若制之則又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不縱不制而能大休大歇有念而無念是何景象耶願居士明以教我趙州云老漢行脚除粥飯二時是襍用心夫趙州之智慧不爲劣矣其行脚參禪之期不爲不久矣遇人不爲不多矣用功又如此其專也今之學道者二十以前不知有學二十以至四十爲功名爲詩文爲應酬爲好色爲快活其襍

用心處何多也偶于一機一境見些光景卽強附于理須頓悟合理行而修事行何古人之難而今人之易也此弟之所大惑也

答陳布政志寰

弟僥倖得附貢籍原出望外至仁兄云家廷鬱拂之後籍此上慰尊人此語非情均骨肉者不能言也弟于世緣已矣乃不忍見大人之鬱鬱也而帥兩弟作文以娯之家大人卽色喜故苦心一載遂得籍手以報弟自信弟之作舉業卽

淨業也即菩薩行也仁兄亦信之否承問及日
來行持弟謂學道只以見性爲主見性只以參
求爲主此外可不論也至于專修淨業必山中
清閑無事之人爲之作官時可不必耳淨業必
捨塵勞塵勞又難卒捨是以作官又欲棄官歸
家又欲棄家而因緣已定又欲棄而不能棄即
此身已無處站立矣與其捨塵勞求淨業不若
即塵勞爲淨業如仁兄作官清廉不捨民財此
非淨業乎一念不忍之念常欲使之得所此非

淨業乎隨事隨地隨力隨心逐處可行方便此非淨業乎塞上多虞寬一分受賜一分至于調停得法深憂預防無生事無啓釁使無血膏草野之若此非淨業乎必以持珠念佛為淨業而以此非淨業此等見識眞井蛙也願仁兄一心作官作一日官即是一日淨業但問發心如何耳若從身家上起念即大成小若從度人上起念即小成大此千古大乘大人之學斷斷乎不能易也陽明先生乘大願力之菩薩也當時南

征北剿迄無寧時以淨業視之若不相蒙矣然謂之非菩薩行非淨業也可乎龍溪此等脉絡見得極明到今日幾成冷地矣近日修淨業者汲汲乎厭其官而欲去之及至于家則又有父母妻子兒女等事相絆不能修矣未幾而又出而為官矣皆是舍世緣求淨業之病也其實父母妻子兒女宗族奴僕處置得宜令無失所皆淨業也到此纖毫不必移動矣出也可處也可忙也可閑也可至簡至易至妥至貼此即弟近

日見地近日行持至于叅求一事亦隨處可以叅求只于人情事變內討探天機知仁兄生死心切弟敢悉心搜露雲中無友聊以當乙夜之清話耳家兄襄事久畢承盛奠家舅俱舉行矣老父如常家兄居家甚瀟灑快活與數衲子激揚宗乘亦不專修淨業也家夾山舅弇壽亭舅俱下世矣人命可嘆可嘆承分俸過厚謝謝有便尚容致書

寄同學

近日于事變內稍得些快活消息時諸公有爲作官妨道者弟謂既已見宰官身不必更學沙門事但此心與天下痛癢實實相關隨其所居之位留心濟人利物即是大功德即是菩薩行也若願行止于一身即終日念佛持戒止是人天有漏之因若願行在天下即終身做官出入塵勞亦是青蓮種子此處斷斷乎不疑也不絕欲亦不縱欲不去利亦不貪利不逃名亦不貪名人情內做出天理來此理近道學腐套然實

是我輩安身立命處也

與梅衡湘

久不獲通候明公然近嘗於酉卿處知動定數年來俗態紛紛乃明公靜而觀之眞所謂長安雖閙我國晏然者也此乃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手段非眞實學問何以有此自禿翁去後絕無可與言者近日京師有志者都向事相上理會所謂入微取證一脉殆將絕矣念公嘗周旋否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中郎虎賁

自可念耳生僥倖一舉可漸了書債不知今年作何景象自覺心疎膽薄終亦無益于世侮往者親遇至人不能細心窺其機用之妙用世出世都成當面蹉過良可嘆也

與丘長孺

久不聞長孺消息矣孟白云在家頗理生事長孺計算差勝我想亦不堪拙耳又聞前所生子復不育姬侍日多生計日艱出門愈難畢竟作何區處也弟已中舉較秀才時差快今聊復隨

順世緣適跡朝市頗自覺省力望長孺來如望歲不知何時可起行也弟甚懶書牘屢欲作字寄無念竟復中止會時幸道意衡湘先生寄聲侯羸之感無日忘之家六休作闇浮提第一快活人頗聞其踪跡不會期不遠不多及

答鄒南皐

先兄在日家庭講求之暇靡不私淑明公每得明公一字則灑然暢然者終日意亦欲少完世緣偏歷名勝當卽走匡廬五老之間親炙至人

耳不意天奪其年有志未就痛矣何言明公道
誼深重注念朽骨大慈用心豈尋常可測先兄
著作亦不甚富裒其遺言僅得十冊早晚且就
木矣刻成尚欲求玄晏之叙以圖不朽承命謹
護遺篇敢不銘佩中道不堪世緣久擬灰心而
家門不幸以此復圖世榮少慰嚴親明公獎借
逾涯非所敢當復承清吏之賜感激無地舍親
道宇先生不屑不潔聖門之狷已斐然成章矣
近日混跡漁樵永斷世念想明公所欲聞耳草

草不次尚容續候不一

與丘長孺

前梅長公來得手敎知今春必入都但恐酉卿回又當有一段聚首之趣未能頓行耳弟春試事不知若何若非貴客卽遊客矣趂此色力强健偏探名山勝水亦是快事前書說謙光最妙然弟自覺往日涉世全是些ゝ客氣近日氣稍平故人謂之謙耳蓋資質冲和我逹不如長孺及酉卿卽巳亦甚受累今將許多出頭勝人意思

漸漸銷融便覺偃旗息鼓有許多太平氣象此
長孺十年前學問我今方到之我之不及長孺
遠矣天下多事有鋒頴者先受其禍吾輩惟嘿
惟謙可以有容繁華氣微山林趣重終當伴中
郎於村落間耳前往拜李長者墳泫然欲涕龍
不潛鱗鳳不戢羽何言哉兄家事不知近日若
何畜聲妓一事甚能縛人本爲行樂設然却有
許多苦即防閑一念費心已甚眞不如開後閤
縱之耳何如

答蘇雲浦

別後兩日王髯遂以一剎那赴閻君之召酒席上遂少一賞鑒人矣眞爲可嘆前月下江邊習習作雄吞狀人命脆薄如此轉令吾輩益怕死耳小園東畔折去草舍以湖上茆亭子立其上梅枝結屈向隱於茆屋之上者今皆舒出作蛇龍攫搏之勢明歲已擬枯坐其下遠遊又將漸止耳馬元龍有字來云黃愼軒已擬司成爲省中所彈今改用人矣其彈狀大約爲其結社譚

禪也中郎已决棲山之志弟度之未始非計也亡嫂又以此月之末附葬先壠臘月之約將無虛耶此時小園梅花盛開騶從至公安聚譚數日亦是快事竹中忽得此一隻癯鶴嘹喨數聲令人神骨皆清擬作一詩奉酬匆匆未成容嗣致也

與黃愼軒

前吳僧來得尊札并佳墨數紙貧兒暴富矣山中起居安否世間得失總屬幻泡郎法門行踪

亦成鳥蹟此入徼一路不知已究竟否柳浪閣上間與中郎提唱此外絕無可言李君棄諸生從軍亦恢奇渠云入蜀不見愼翁政如泗洲不見大聖也希一接之

與曾長石

前欲走繡林奉謁柰今年風寒殆不減長安以故不能出今歲因宿舂將絕教授自給依然作老蠹魚故事殊自笑也柳浪湖上三千張緒石篁庄裏百萬龍孫太史能鼓剡棹草木生韻矣

湖上主人欽重明德中春亦欲奉訪但要約須
豫不然恐成壁岫息心耳何恩已歸有字過否
因中郎報禮邑令之便草率寄候不一

與王石洋

每動念輒欲來漢上而又以他事輒止者數矣
夏間半在沙市半在小園甚適然不敢痛飲幾
如蘇公之三蕉葉也小居不堪住稍稍修理完
郎有嫁女事亦甚奔波又不得把筆作文每作
文郎發病聞仁兄靜坐習業此是好消息再得

良朋彼此劘切高中何疑可不須夢也文字遝志理會精密溫粹化其叫號麄疎之氣則百發百中之技也知仁兄需此切故言之陶不退丁艱南歸過此其長子竟病死于此地藁葬路旁眞爲可憫久不晤學道之友如此公者至誠眞實畢竟難得也廬山僧迎如來歸草此奉訊不一

答長石

久欲過上邑奉晤承尊旨候何思居士同來故

中止耳日來爲嫁女忙今幸已了然窮欲槁矣
今且逐家兄往玉泉看功便窮覽青溪紫蓋之
勝亦一快也玉巳去留此二十餘日年來學道
見此境界未能免有情痴豈沙劫之治習未能
頓盡乎佳作已有中郎之叙弟或不須着糞佛
頭中郎明春從舟行欲於西湖蓮花國中過夏
弟亦附之以往人生幾何趂此盛壯時了却吳
越遊亦一大債居士能無妬我乎日來爲痰火
偶動戒酒兩日矣晤期何日言之惘惘

與雷何思

弟聞僊踪在君章宅畔卽欲飛渡長江雖時方病脾弗顧也行至搖頭鋪雨色黯黯竟爾復返一步一憾矣不知寓此尚有幾日言之惘惘若同長石居士入繡林者便道過栁浪少話亦快弟雖病猶能奉陪作竟夜譚也倘此會不可得弟病愈後同中郎作西陵游更佳若此時會兄弟且喜且恨喜則以知已聚首足快生平恨則爲二竪相牽諸公掀髯狂譚而弟舉止羞澀如

三日新婦殊令豪士短氣耳弟已戒酒矣稍飲地黃五加皮酒至于慾將永戒之聞仁兄又納新姬眞有力徤兒羨羨長石居士想歸時必晤不更及

答吳本如

前得手敎知去北時曾有字及厚貺見寄其人以不獲踪跡不及投而去然感念深矣居家無所事事惟時與寒灰冷雲雪照諸衲稍有激揚因飲酒致病不復能飲反覺茹素之時身體清

泰此時欲返初服勢却不能柰之何哉但勤求
悟理心地開通使般若氣類日深則習氣日以
微薄昔之楊太年今之羅近溪吾輩之師也亦
何必頓除事障礙罣因耶試以質之居士以爲
何如此路與無忌憚撥因果者僅隔一線也可
畏哉可怖哉

寄李夢白

往年連年失意然身如健犢子近來甫一登覽
書而少飲即病微嗽即病年年看本草歲歲覓

譬人書生命薄如此可嘆可笑居恒憶長孺眞是一鐵人如衡湘先生又是萬年精鏐鑄成鐵人何足道哉仁兄雖不是鐵人然能節嗇調養不是吾輩易流之性所以雖無奇樂亦無奇苦總之皆福人也長孺不知作何生涯久不得其一耗前郝仲隆兒子來云長孺近來算計密於繭絲牛毛不久且當作大富人不覺失笑昔與長孺同遊每曲中一日之宴費金數十及至舟中寓所則吃稗飯刺魚咀嚼盡日大約長孺算

討皆稗飯刺魚類也仁兄以爲然否

沈何山

久不晤教言想穆如清風猶習習兩腋間也家中即向頗堅山居之志得手教遂有來意弟謂思光辭丞後欲得丞慈明辭院後偶欲院行藏鳥跡耳何用刻畫耶明春舟行入都之期當在清秋倘有便郵更附一字促之就道是所願也潛夫兄常會譚否

復李孟白

雲中老子遂爾長逝耶去年臘月中郎會本邑令公始知之不然生芻一束何忍遲至今也世豈復有廓達大度如斯人者乎追思雲中聚首忘年忘貴如芥投針一別十餘年曾不相問弟以爲寒暄常調無所用之故亦不數通書去年欲走麻城一晤屢出屢阻然聞其善飭強有力必且出而任人家國事不意其遂西也晚年學問想益得力念公之語定不誤耳家兄從舟東下弟或偕來至鄂渚當以相聞祭禪極是不易

弟孟浪如昨時有省發終非歸家罷問程光景也世上人稍聰明者名心太重絕有虛見使自云我于某處忽然大悟凡作此語者弟多不信之昔妙喜參禪二十餘年所遇如湛堂無盡覺範諸公皆是明師勝友及後參久普說也說得頌子也作得轉語也轉得諸方皆稱其已悟而妙喜獨曰我若再遇師家說我已悟我便着無佛無禪論去也及後遇圓悟數年從東山水上得前後際斷却於樹倒籐枯處又十分磨礙非

圓悟苦口且以爲移轉人不放人過而不信之矣念公老作家也以爲然否栴長公處不及另啓長孺此時不知在家否念之

寄陶石簣

手札至方與中郎散髮湖上展讀數過爲之惕然居士寘身在潔淨處行履縣密如此而猶常懷恐怖吾輩當於何處生活生死命根眞是難斷然近日勘得此事於平常人情之內亦自有眞消息若情之所常有者不待其自爲消融而

把執太過則未免走入縛執一路將迎意必淪入陰界鬼窟且有如近溪所云錦繡乾坤翻作淒涼世界者矣龍溪近溪眞學脉也後之學者又謂二老見地極明特不修行欲以修行抹其弊又何曾夢見二老假令二老不留纖毫破綻作模作樣只圖外面好看不圖心中自得則亦徇外爲人之流而已矣鄧文潔一狷介士也然覩其集殊無自得之處徘徊忠孝之間疑其求全大過尚多局面比之世人則有間矣其於近

溪諸公眞脉絡全無有也安排回互是大過也可輕言寡過乎生根性下劣習氣障深然意欲使無生知見之力日深則漸自消融如鼓琴然絃大急則絶矣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也

與蔡槐亭

居士出都門時生已抱病南歸不及一晤而別悵甚悵甚居士今作一大樹王庇廕萬姓卽此是普賢行矣昔陸大夫治睦州南泉問之此去以何爲治睦州曰以慈悲治之南泉曰睦州之

人塗炭矣此語生不識其下落豈有慈悲不可爲治者歟抑亦世法自世法佛法自佛法而不必相侵奪歟願居士爲我決擇聞楞嚴寺已大莊嚴此諸宰官所欲興而不能如願者今復還故觀此乘願力而來者歟因平湖縣德藏寺禪堂僧一休之便寄字不一

答董思白太史

都門聚首之後從此朋友兄弟蕭然星散無足追憶者徒令人腸痛耳獨明公臨荆州時生亦

欲從戟下一覲顏色竟以野服不敢溷淸嚴而
止乃違厚注存殷殷何以堪之明公盛德高才
不早膺夢風肖圖之遇而寘之于楚誠爲函牛
臛鷄然以生言之昔張燕公自岳陽以後詩文
乃奇進卽東坡先生所稱如川之逝而不可及
者多黃州以後事也豈非磨鍊之後其精光更
自勃勃耶明公之道德行誼與風流蘊藉眞無
媿於古人無論目前陶鑄天下卽異日之文采
輝映决不出蘇公下也如生者得附門下一士

比干點密雲龍茶之數則幸矣拙詩一冊舊刻二種請教本不宜通字但寒家存歿兄弟俱荷特達之恩更復疎異是木石也

答左心源御史

違承眷賚之錫荷荷三年之內兀兀如昨惟此人微一路稍見休歇自謂於龍溪近溪之脉可以滴血相證卽不敢謂廓清滌蕩之功便同前輩而覺此一路至平至澹至簡至易外此而從念頭上作工夫瞥起中認天機形相上詭修證

皆落陰界非良知也明公實悟實修此等境界久已勘破盡學問之所苦者疑情不盡耳疑情既破自解作活可動可靜可喧可鬧可仕可隱安往而不平常明公所見與家兄中郎所見近日大較同矣良朋聚首倥偬中一服清凉散也鄰中朋友蕭然深為可嘆遠承訊及不敢作皮面語相向具此申謝羿報私悰不一

答張聚垣

沙津聚首長夜清話惟恐分袂河橋上一別有懷

如割與崔兄歸至邸中寂然四壁不覺淚之涔
涔下也古人云願得素心人樂與共晨夕仁兄
眞素心人也託盟鷄壇永以爲好金石可刊此
誼難忘矣炎暑遠征已自不堪歸未暖席即有
太老師母之慘何天不憫之甚也鷄骨支牀毋
乃過痛乎願毀不滅性以重遺體即九京政自
欣然耳入都即宜遣吊奈同門不齊徐生洌以
病未完塲事而歸故逗留至今不勝抱歉時方
出塲得失柴其中央三塲亦覺得意不知可副

老師之屬望否也嗣當遣人致唁是以不敢遍
字于老師之前仁兄幸詳道之遠承奇錦之賜
雲霞組練仁兄亦信矣哉匆卒未由展一縷之
敬此中殊不自安未忍言却也

寄中郎

日在齋中猢猻子奔騰之甚一日忽然斬斷快
不可言偶閱陽明龍近二溪諸說話一一如從
自己肺腑流出方知一向見不親切所以時起
時倒頓悟本體一切情念自然如蓮花不着水

馳求不歇而自歇眞慶幸不可言也自笑一二十年間雖知有此道畢竟于此見在一念不能承當所以全不受用一切處全不省力在計算安排攀緣圖度中過了平生忙似火燒而今而後不墮此坑矣近來也不思前也不想後便有使得十二時之意不用纖毫氣力自然如此自喜已結聖胎古人之言不予欺也凡想久到此田地如何止隔得一絲毫便弄人十年二十年也一向弟亦具正解但道着悟便自不肯今方

是過關眞箇嗔作徹悟無愧色此處眞如啞子
喫蘖更無說處所以叨叨如此

又

居署中青槐綠榆喬松古栢屋敞地潔蠅蚊絕
跡胸中瀟瀟然都不得一事眞是快活不可言
也此後動靜出處有何處不樂吾事不旣濟矣
乎

寄黃愼軒

今年弟復不了此事眞是可嘆然以靜坐塞太

保齋頭于大事稍有所諮方信古人說信得自心則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無明妄想不除自息是實語如語不誑語也。陽明先生曰但致良知則私欲之來如紅爐一點雪不知世間更有何藥可代此老受用乃爾。今動而妄想靜而昏沉爲起滅不停所苦欲除之不得縱之不得者俱是信心不及情識命根不斷把見在瀟瀟灑灑一片閒田地當面蹉過擔枷帶鎖無有了日其稍見本體者又不直下坐斷自以謂息機而其

實機未息反一切眞之流入情欲名利塲中成一箇俗漢葢悟理之不必求知念之不必息而不能親證自然無求之境不曾安享不息而息之妙故解路雖窮而俗骨凡胎一毫未換良可嘆也即今自觀凡情熾然欲盡不得者或終日愁惱動靜俱苦者此其病根全在信心不及本地風光不得現前作不得無爲閑道人居士叅求已久所不足者非解路也何時得一合併痛爲逼拶親享此休心忘緣之樂乎所恨當時同

學皆在取捨窩臼中不能指直捷路徑令居士併心一處不然當徹久矣今世事日下長安鬧甚青山白水有何不適而出而受人指摘自取不快乎居士宦情輕微但鄉里親戚俗情深重如油入麪未免以作高官相望恐常在居士耳根喧騰致不得快活此處亦須自作主張俗情自宜爾吾輩不得聽其轉也出處之間原不宜有所意必惟當相時而動但得直見自心休歇得去則糞草堆頭拾得無價寶作一瀟灑大自

在閑人豈不樂哉如邵堯夫見得先天之學花下小車終日優游便是紅塵中極樂國也若學道者順逆好醜情態尚與衆人一樣則何貴學道弄得一團智解即二六時中一箇身心已自無法安頓矣安望其使得十二時乎又安望生死到來得自在乎居士如未得徹去未得休歇去但將古人因緣覰來覰去自然有相應時千里寄書止此一事要緊區區寒暄不足道也

張雲影

兄日來如何叅求若心性道理上明白到諸祖師金剛圈裏過不去正是家親作祟也弟近日見得理則頓悟事須漸除是無方便中眞方便慙愧往時一切行有幾作魔王眷屬以此暗暗持一箇十不善戒惟酒肉姑俟漸除耳放逸與放下不同放逸正爲物轉放下始能轉物非軀殼裏情識盡乾如何說得隨順世緣的語也知兄相信故偶及之作得心律一篇尚未清出容清出請教

報二兄

弟近來讀書靜坐依然是向時人也偶拈筆作得心律一篇緣吾輩資質軟弱悟力輕微欲借少戒力薰之如吾兄本質帶得乾淨悟處又無朕迹入佛入魔無所不可眞得大自在然不可以概吾輩也思向來貪淫嗔怒與凡俗之人無異在世上尚立不起況世外法乎因草此以自盟偶張居士來討付之然亦不知能有恒否尚不能不以羽翼護持之力望之兄也何也以吾

輩信兄甚于自信也長孺一字達之

雲影

心律一通乃弟自已發藥于兄無與乃兄苦欲之耶只得寄來兄好抄寫恐弟後無本也故付來看完卽寄我然欲兄看者弟無恒之性後來知愧不好决裂也古人悟後亦防自已三業忽起況吾輩露水禪耶

劉元定

仁兄終日分韻舉白看花聽曲而弟終日埋頭

看經上陳言人生苦樂相去寧止九牛毛耶但弟生三十八年始識讀書之樂稍覺吾家伯業有趣大勝河朔公也一笑分俸過厚謝謝

報二兄

此事既得七穿八穴自然不眞煩惱習氣爲祟所苦者悟理未圓耳大夢既醒豈復取捨夢中事哉一切生滅如鏡中象如蓮花上露珠至於逆順境界之來自然轉得行打得徹乃無生知見之力自使之然非有一毫壓伏禁制之力襍

其閒也即兄所云打成一片者也到此復何言哉弟謂既已入此門中必須到古人大休歇田地實修實證永斷後有方爲大自在人若半上不落則可惜也日中所見前輩悟道者亦具正知正見但淘汰鍛鍊之功絕少步步行有無明日長古人所云知不入微道不勝習者爲此等也昔王龍谿於天泉橋上已發明向上之旨而陽明猶諄諄戒之曰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

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後來展轉失旨纔得
聖解便將生滅妄想習氣撥向一邊以爲不必
理會之物而聽其日滋日長以至于死則自淮
南一派兒孫少有不坐此病者也不知兒以爲
何如此等語向悟後人說便好若未悟者只成
弄泥團矣弟自有入以來馳求寂然或靜坐或
讀書頃刻便過了一日不知日之有朝暮而身
之有動靜也生平所最重者嗔火亦漸不生隨
發隨自覺之當時氷消其他邪思妄念名利計

筭淫慾種種纔到心便過去矣以此終日欣欣亦無一事不然此處兀兀豈堪久坐者哉中庸一書參贊天地止在喜怒哀樂上中節孔子自不惑以後方兢兢于改過遷善現前一念無將迎無住着便是了百千萬年樣子弟之意如此而已矣心律弟原不與一人看者因張居士求之耳兄以爲未悟者不宜看弟謂世間可語此事者少使得他爲善不作惡業亦好至于吾輩以後一切事止有日減一日耳豈有增加者乎

兄乃復有去志耶歸去亦佳弟南遊或在今冬妻子自能度日衣食原自不愁安飽淫慾久已覷破已矣更不向世間波波奔奔熱如火寒如氷也體中無病不斷餐有書可讀有山水可登眺吾事辦矣但得常常相聚閒眼見嚴師自然妄想俗情無從得生卽吾輩大依歸大利益於兄何有也

又

得家報大人康泰五弟無慮不勝之喜也日來

熱甚斗室中得無苦耶宜其動歸念也歸家必須遠遊始得不然公安亦不堪久居也彼此各老大矣日斜歲暮正是此時奔波何所求將來泉石相對討此清淨無爲之樂不亦快耶但從南舟行不便須商之

又

酒評如畫近詩令譚書辦一寫齋頭清寂細讀之亦一快也弟此中久不飲酒惟以讀書爲樂耳作得梅李二公傳呉覽江進之傳尚未脫草

潘雪松諸老皆有傳次第成矣又作得禪門本草戲語耳聊當一笑此中無稿幸勿令人持去近成虛閑齋剩語四卷殊可觀弟廿五六來元質千萬留一別此中凡百無耳以長孺弓箭之故大司馬親索之于諸將官處竟無有也虛費我一片心矣瓜李亦不數見致聲諸末將亦上酒壇耶

寄長石

弟以十三日至都已暮十四日卽為元定邀去

喫早飯遂飲至暮十五日行矣未得一會仁兄殊悵然中郎行矣弟盼望都中遂無復親令惟兄耳月餘在酒肉場中雖笑無歡今復靜坐理會自己千萬刼大事且看諸大儒意旨大有灑然處弟自覺不寂寞但恨不得時時請益也人生無幾只此一段快活爲實受用若不徹悟心體妄想起滅役盡人世光陰也知兄道念甚切故言及之時時會聚洲道人否此不自欺者也見時亦爲致聲必于意識行不得處要理會無

可理會處更進一步方是大自在消息也弟日用亦如此做功夫而已矣草草言近懷有便附一字元定處寄我署中得仁兄一札讀之不勝快活

復羅生

得手札痛念令二嗣不覺淚之涔涔也年至半百作青山綠水中主人不爲五斗折腰誠爲高見世途無涯以爲足無不足矣以爲不足無足時矣非翁丈達觀生不作此語也

寄都門友人

生出都門從山東道歸已四十餘日矣途中懷想爲勞歸來修理三徑出入萬竹中始知世間悅目之色惟新篁籜礿破時淨綠可餐爲世間第一種尤物耳但無柰貧苦何甚至無飯喫家事日累謀生愈拙氣骨愈高只之一味減將去亦何愁不快活也

寄李麥知夢白

都門別後未得一耗弟於去歲三月歸自漁陽

無念亦至公安稍稍悉仁兄動定知精進甚也

弟於漁陽署中稍有所契久之覺無生知見之力甚微所謂陰境現前瞥爾隨去者眞非虛語又古人云入佛不能入魔悟力不充故也竹定是竹筍却不堪作篾世染深重如雪山陳氷杲日雖出未易銷融言及至此惟有撫心內愧而已居家苦應酬出來尋朋友却又無開口處從去歲十月自買一小樓船載書畫其中蕩漾江湖冬春二季始窮花源之勝至四月盡乃抵金

陵愛其風景佳麗刹宇精潔遂艤舟南門憇於天界報恩間校試之年多士雲集雖無人論學却有數友留看舉業文字皆可造就者弟此段障緣未了亦欲借此了之仁兄部下亦近但長夏安居嬾於出遊傳聞以入賀行果爾則舟過上河可覓一良晤也人便草率不莊惟原宥

寄蘊璞上人

久不到金陵至則覓石頭庵主云已入楚惟見新竹千竿嫩綠可餐高足弟子法門通家之情

謂如遂分半榻者累日毎倚竹長嘯又未嘗不憶種竹人也時且有吳越之遊不知師何日東歸甚念甚念竹間作得口號數句博笑我有千竿竹棄之遊白下師有千竿竹棄之遊江夏我來白下看師竹宛似家園千畝玉師行若走江陵路過我家園須少住

答無跡講師

南歸途中卽思從玉泉拉師同尋青溪紫蓋之勝此志必酬但目下歸來眷屬相聚未久不能

即杖烏藤來耳劉恒沙來云師爲我得異夢果否僕年已四十餘張果老驢兒不堪作推磨用但那邊事有着落臘月三十日不慌不忙即勝二十四考中書令也有志未遠何以策我

答寶慶李二府

往接慈容恨未深談然從不退聚洲口中備知台臺信力甚深眞法器也生十七八時即知有此事初求之貝葉文字了無所得其後始知達摩直指一路眞爲攝精奪髓之法然亦無可措

手後又得大慧中峰語錄始知此事决要妙悟妙悟全在叅求叅求定須純一悟後之修乃爲眞修不然即係盲修乃以無義語時時提撕于今二十餘年矣中間爲功名婚嫁奔忙意根他用處甚多又胎骨帶得有繁濃習氣未易破除或于機境上忽有省廢皆是小休歇處古人所云暫時岐路非到家消息也因此亦不敢過望世之學者至若眼目巳開之人無生之力尚微千生業習深重如千年積氷杲日雖出未易銷

釋非其見地不是力弱故也蓋學之而後知其難耳要之大悟即眞休參求即是聞思眞休即是修即所謂返聞聞自性何不自聞聞也六用不行放光動地矣如生者數年以來參求絕不純一嗜好亦恒他用自恨骨力不徤爲法門罪人而台臺乃問及盲聾愧汗甚矣但泥淤中能生蓮花台臺勿問其淤泥可也家仲曾號六休因初入仕時無意遊宦乃取司空圖休休亭記中有六宜休語故用六休爲號志無忘山中冷

雲耳非楞嚴六用不行旨也一休之旨則謂得其一萬事畢而已矣來教精詳要渺非得此道之味者安能深入如此貴治山水酷所想慕况有道在彼敢忘就正但寘一居於沙頭與家仲爲伴侶尚未就緒令親曾丈悉見之以此暫阻掘衣桃花開時有角巾野服而投刺者未必非袁生也風便幸示好音

寄蘇雲浦

傷哉傷哉中郎於九月初六日長逝矣八月初

微有火疾時起時滅投補劑則發火投清劑則傷胃不藥則症日加遂至大小便皆血一夜忽痢五六次而陽脫竟至不救初意亦爲小小火病及至後來漸盛雖醫者竟不知其何疾也老親七十聞此一哭幾隕弟走沙市收殮亡者復走公安安慰生者人生到此生理盡矣中郎遯年以來極其寡慾夏三月止坐樓下讀書常常說靜坐養生之旨精神全從收斂翕聚不意一病遂爾化去豈天不欲留法眼於世耶天假以

年出世之學愈深用世之才愈老決可與陽明近谿諸老方駕而今年竟止此矣弟薄命與中郎年相若少即同學長雖宦遊南北相依會無經年之別一日不相見則彼此懷想纔得聚首歡喜無窮忽爾分袂神色黯黯至於今年尤甚形影不離暫別去即令人呼喚不到不休弟所以處困窮而不戚戚者止以知已之兒在耳今復化去弟復有何心在世中腸誰與吐疑義誰與析風月誰與共歡山川誰與共賞錦繡乾坤

作凄凉世界已矣已矣恐弟亦不久于世矣
仁兄書到之日正一七也發函多悼嘆生死之
語弟不勝驚嘆。夢中所云登樓二仲扶之二仲
雨而跣行此豈非凶兆耶一室孀婦弱子幼女
何以度日逝者已矣生者之苦未艾也昨見札
中切切思歸甚是甚是富貴榮華眞是幻夢日
日波波熱忙迸却了好日子四十以後陽盛陰
衰日夜奔馳俱是生火之資弟意以爲决當靜
坐收攝早晚念佛嚴持十齋殺生之戒以爲去

日資糧若得道駕歸來互相策勵究竟此事尤可度日但恐弟無此等福耳中郎囊中僅檢得三十金其淸如此即弟亦不知其淸至此也哭泣中草率作此百不旣一統容嗣致

寄丘長孺

兄中郎于九月初六日長逝矣病起之日弟卽夢兄號哭至舍口云予無所依矣相與絕倒在地質明傳中郎有微病人皆以爲無傷而弟竊憂之不料其竟不救也已矣已矣弟雖生猶死

也一日不見猶切懷想況今長別寧不斷腸弟所以處貧賤而不戚戚者賴有此耳今若此柰何柰何兄情均骨肉聞此痛傷可知梅長公處俱不及啓想亦不堪悲悼也人便哭泣中草率奉字不次不恭

答潘景升

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遂至于知巳同心之慈兄倏爾見背天昏地黑令人無復生理自棄捐以來遂得嘔血重症幾至不痊公琰至方起梳

擲見兄一函頓增感傷嗟乎弟從此如立雪無影人矣衷腸誰與吐疑義誰與析風月誰與共歡山川誰與共賞已矣已矣惟有皈依如來究竟乘理沙劫有同生之願蓮臺覓永晤之期耳去歲客真州正抱重瘧甫勞即發想至秣陵會景升如來僊都覲摹真神往身滯實出無柰弟以病苦不得往而景升以無病不一來十二年交情竟如此哉諸刻甚有意致天趣躍然所徵寶歸弟妻凉中定交本上座欲焚筆硯未能效

一得痛定當有所寄居家意興索然來春或買一舟來攬黃山之勝得覓良晤未可知也公琰回草率奉答不一

寄陶不退

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知已之兄忽爾見背苦莫可言但喜逝者化去之時從容不亂寂無一語起來便遺即云我略假寐如入禪定有同坐化夫逝者道力深重生死久暫夫復何慮獨生者之苦未易言耳弟因此益徵學道之氣分與

人不同日加叅究决欲到古人大休大歇之地往時未忘世樂尚多磼嗜今一切已矣獨恨無友耳安得一帆走白下與兄商確也

與劉計部

弟偶得黄太史一字郎趨至玉泉候之不知其窅然也然弟近來頗有棲隱之志見玉泉山水秀邃將遂結庵而老焉比已買得一袈裟地山可看泉可聽郎於春初興工修造庵名柴紫閣名'隹盬與無跡老人來結念佛因緣行年四十

餘矣世界滋味已盡嘗過只是如此而已況骨肉壽命俱如槿華恐生死到來做手脚不迭以此有志薰修急于救頭又去此地二十里即是青溪巘洞之勝東南所無更不知眉睫之前有此青蓮國也弟無心復至城邑聚落赴酒筵法席即西陵之行姑止惟以春初次第收鸞嘯鹿苑諸勝望兄於春初來玉泉聚首數日玉泉事體日就衰頹去火收田不能無望于大護法之維持弟初三四往遊紫蓋七八還玉泉兄若來

是其時也方遊青溪歸草率奉寄

與雷太史

弟自中郎去後懐抱鬱鬱胸中如有積塊不得消釋觸目增悲以此聞黃太史有入楚消息即先至玉泉候之太史之來不來不可知然弟栖隱之志頗决已于小退居之上購得百笏之地將建庵而老焉與無跡老子看山聽泉不覺便過一日沉痾頓釋自信於泉石有緣也近日往遊青溪溪聲溪色自是天地間一尤物其上有

桃花洞雪雲飛舞眞是奇絕汪茂才道依溪有
田可市若玉泉有庵青溪有田吾事濟矣又聞
鸞嘯鹿苑山川秀邃將以春初次第收之浪遊
二十年到處覓佳山水而不知卧榻邊有如此
秀媚境界眞所謂曉在眼前人不見也兄春來
無事不知有遊山之興否如有興弟當陪杖履
同往幸寄一消息來又玉泉田地事體極是尨
襍法門日就凋殘幸有蘇雲浦在臺可以料理
改火事須大護法來一張主之適遊青溪後過

憑濟華丈處以有便人作此字奉寄無跡師拜寶方皆在統寄聲也

與曾太史

自中郎去後弟無日不病飲食日減或夜不交睫且堀處竹林中無可共晤言者體中稍稍康泰初意欲來繡林效執紼之役而風聞黃平倩早晚且至巫峽此番會合恐不能再生死交情不得不往弟已束裝作長逝計會平倩之後當一于玉泉修葺智者洞閱龍藏所以止于此者

老親在堂三百里內招呼易返耳生死事甚不容易眼見譚禪諸公大限到來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蟹全不得力皆由生平學問俱是口頭三昧世情實未放下資糧實未辦足故也弟此行有出頭路矣田宅給付妻兒新眞一娉子遣之出嫁入深山中单单理會此事其期以此月之初十日成行念吾兄甚又不知晤期在何時也

答雲浦

自中郎去後弟一病幾死今方方有起色然胸膈常如有物鎮壓飲食減少生平未慣經此愛別離苦也柰何柰何生死事真不容易眼見參禪學道者臨命終時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蟹直到此地方知此事未易言也自京師回與中郎朝夕聚首細細商確處儘多如弟者根器與道甚不相應近來稍發生死心正在參地即參處亦未見純一前此瞥處俱是岐路非到家消息陰境見前倏而隨去無自由分未得虛閑先成放

遜也間麄重五欲向徘徊留連其間未能一刀兩斷況其他乎自娓自恨不可言喻又弟兄壽命皆促恐朝露溘至做手脚不迭以此于中郎百日已滿之後卽離家獄將家事付與妻兒妾婢數人悉遣出嫁卽于此月之初十日同寶方至玉泉度歲葺智者洞爲禪栖之所上建一閣閣藏桃花開後卽走青溪紫蓋去也所以止於玉泉者以老親在堂相去三百里內便於招呼耳將發之前二日而兄之函適至羿得分俸郎

可以爲建閣之助不勝欣慰知此事之必濟也
蓋中郎病中卽云我愈後救斷家事卽往玉泉
修智者洞令正成其志耳易簀之夕無際夢諸
菩薩擁中郎至度門自云與和尚暫别往玉泉
去意者自由中陰或愛而棲此地耶修理經閣
之費有委曲可以助成者兄千萬用力卽落成
後道駕歸來掃八笏之地以待便是現成精藍
期于三月粗畢其功不濡滯也弟有一園在沙
市觀音寺街有瓦屋二重後有百畝大塘老桂

背穠花百種雖在市廛宛如山林前爲中郎居此市以相依今已矣其地深六十餘丈闊五丈弟既定居玉泉寘之空曠兄所典鄧家園事似不甚妥不若棄之此園之値僅二百金廉而可居如兄要留弟即當留之不以與他人弟以此値修智者洞即于三兄歸時攜値了之弟與兄何如肯有纖毫之相欺也如其不可自當別市耳不然留作一庵爲吾輩聚首之所亦妙但弟正食貧時尚難作捨宅之事兄爲之差易耳

有便附一字以決去留也兩淮遊集高朗維率仁兄晃諦乃至此耶其深知中郎如此中郎不死而弟亦有依歸矣但謂中郎便過陽明近溪此却不必人不可以無年仲尼四十不惑登耶從心不踰之境界哉陽明近溪諸老悟處如百鍊精金未易窺測鄧定宇之定也陶周望之淡也參求之眞切也皆眞爲生死者也在大根大器者自宜鄙而笑之如弟輩自當服膺以爲師法夬不敢開張大口自謂過彼也殺盜淫爲佛

首戒所以生死栢緻都由愛慾若云以漸除則可耳豈可謂其無妨于道又何以異於蓮花比丘尼也年各四十餘矣前途無多轉眄死期即至無恒之性事事莽蕩惟願兄痛加鞭策使有所成則幸矣幸矣

與夏道甫

別兄後亡兄倏爾下世滿目凄凉遂抱重病至今尚未脫然前過沙頭就藏用處診視復以家冗遄歸家小阮云晤兄一次始知道駕已歸悵

未得追隨也湖上風景若何夢想所欲到恨無
翼耳新正即走德山窮衡山之勝泛家浮宅不
計歸期晤期窅然甚念甚念家兄諸刻已盡未
刻者無幾草率裁答不一

寄雲浦

中郎去後弟一病幾不得見仁兄至玉泉靜攝
家冗漸離寄情山水方始平復久住玉泉頻夢
中郎同諸僊眞翱集此中無跡亦頻見夢以故
立一祠於玉泉之右已有次第特未落成耳去

平泉七十里內有鹿苑山秀邃無比弟有詩云
渡桃花水十重翡翠城可以知其勝也寺爲
陸法和茶苑已凋殘甚弟意欲新之不知因緣
湊否二月內老親抱病遄歸故園幸已漸安亦
不能遠離惟在寶方粥飯堂中作念佛因緣而
已人便草率寄報不一
與長孺
弟自中郎去後一病幾隕乃入青溪紫蓋中調
理數月方得平復弟于世事已矣近日止在古

佛堂中隨衆僧粥飯念佛兄弟壽命短促即致身青雲亦復何用不如趂此無病時早辦資糧弟近况如此不知兄日來行徑官京師乎出分闕乎念之念之

寄王章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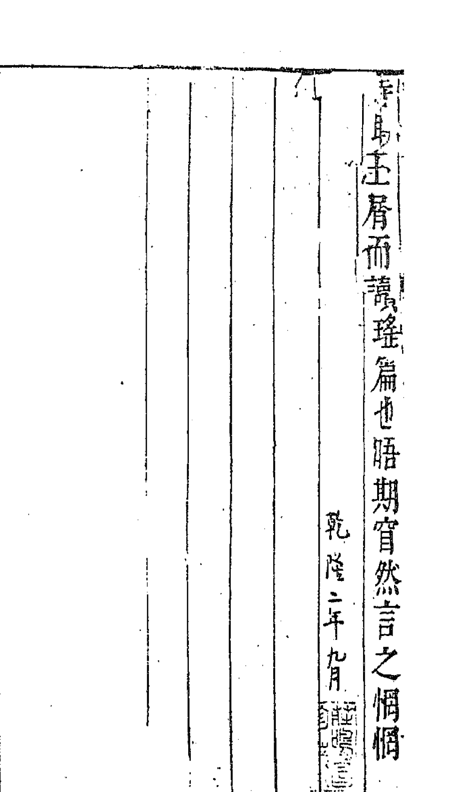
君山歸來懷想不寘老父體中巳安稍稍葺理舊業八月初七之日巳移亡兄靈柩入村斷腸之泣久而愈新柰何承教訊掃身心如老頭陀甚善甚善戰兢惕厲日愼一日乃人之生路道

命脉比來誤認本體現成者專言槩而不言
惕放逸自恣任情縱慾即在凡民不可而況有
志證聖成佛者乎近與蘇潛夫聚首數日商確
一番彼此灑然凜然恨不令兄聞之耳曾太史
體中尚未平復所云云當轉致之

寄顧太史

别來許時懷想無極前者訃偕匆匆北去下第
後即欲買舟東下作聚首計而家仲之變作矣
自伯修逝後兄弟二人相倚爲命一旦捐去幾

欲相從于地下憂能傷人血疾大作不得已逃
之青溪紫蓋山中看山聽泉以適此生而老親
復抱奇恙仍返初服邇來側身里閭出世無由
入山不遂生人之趣幾盡幸而稍知空幻之理
時取法水灌沃心胸覺無明習氣漸以微薄耳
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
可遊適亦安往而不樂想近來著作益富天地
間之慧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閒便爲千古點出
無限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如生者不知何



與玉屑而讀瑤篇也晤期窅然言之惘惘

乾隆二年九月